

唐山作家论

杨立元◎著

赵子



吉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子贵
封面设计：创意广告
封面题字：赵 勇

I206.7
1539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比较全面而又具体地评论唐山作家的专著。在这部书中，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观点为标尺，将理论性与实践性、历史性与现实性、审美性与可读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对唐山作家作品进行了理性归结和审美评判，既从历时性的发展中总结了作家的个性特点，也从共时性的现实形态中确立了作家的共性规律。因此既可以把这部书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唐山文学创作实践相结合的理论著述，也可以看作是一部了解唐山文化、认识唐山作家的美学读本。

ISBN 978-7-5601-4062-9



9 787560 140629 >

定价：50.00元

滦河文化丛书之二



杨立元◎著

赵子

唐山作家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山作家论/杨立元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601-4062-9

I. 唐… II. 杨… III. 作家评论—唐山市—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4059 号

书 名: 唐山作家论

作 者: 杨立元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刘子贵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印张: 20 字数: 427 千字

ISBN 978-7-5601-4062-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封面设计: 创意广告
长春日升印业有限公司 印刷
2008 年 12 月 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50.00 元

作者简介



杨立元，河北丰南人，先后就读于唐山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现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唐山作家协会副主席，唐山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委，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顾问。在《文学评论》、《求是》、《光明日报》、《文艺报》、《作品与争鸣》等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出版《“三驾马车”论》、《新现实主义小说论》、《创作动机论》、《“现实主义冲击波”论》等专著8部，作品获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2次，华北区文艺理论奖2次，河北省优秀社会科学奖3次，河北文联文艺评论奖3次，唐山市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4次，唐山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4次，唐山市文艺精品工程特殊贡献奖等20多项奖励，获得全国师德先进个人、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唐山市劳动模范、唐山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唐山市社会科学青年专家、唐山市模范教师、唐山市“十佳”青年作家等多种荣誉和称号。

笔花墨雨看豐年——代总序

刘向权 张墨瑶

古时,左史书言,右史书动。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成立肇始,便双向动作,即办刊出书与专题研讨同步进行。所谓书言与书动互为结合,相得益彰。

《滦河文化丛书》便是书言与书动的结晶。

滦河古称濡水,自唐始称滦河。元朝时一度称为御河。源自塞外高原,流经内蒙、辽宁、河北近三十个市县(旗),汇聚大小支流五百余条,流域面积近四万五千余平方公里,人口两千五百余万。她以波澜壮阔之势,穿草原,跨燕山,一泻千里,直入渤海,幅员辽阔,源远流长。

悠远的滦河,孕育了璀璨的历史文化。她是中国五千年文明靓丽的一枝,独具特色,博大瑰奇。她和黄河、长江一样,哺育了世代先民,而成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滦河流域山青水碧,美丽富饶。兴洲河、伊逊河、武烈河、老牛河、柳河、瀑河、撒河、青龙河百川入滦;碳山、雾灵山、八仙桌山、七老图山、苏克斜鲁山、军都山、大青山、八面峰,千峰竞秀,自古为形胜之地。

滦河流域要冲之地众多,是连接中原和北方少数民族的纽带。《木兰辞》中“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的燕山;唐代王昌龄边塞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卢龙塞;金戈铁马、疆域万里的元代皇城上都,耸立于滦河之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滦河流域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融处,多民族杂居错住,从山戎、匈奴、东胡、乌桓、契丹、蒙古、鲜卑、库莫奚、女真、满族等诸多民族的交融演变,到现代的汉、满、回、蒙、壮、锡伯、佤佬等二十多个兄弟民族和谐共处,折射出滦河流域内华夏民族发展历史的缩影。

人类的生存,水是命脉,人类活动所造就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皆称为文化。我们都从滦河走来,是我们共同的安身立命之本。

滦河文化研究的宗旨,一是寻找,寻找的过程是挖掘、整理、归纳、提取、升华。二是弘扬,弘扬滦河文化的个性价值,振奋当今人类的精神,关照现实,激扬人文动力。

滦河文化是滦河流域内各个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各民族精神的呈现,这就是文脉。从古到今流传下来,并且要赓续下去。滦河流域内,且不论内蒙古、辽西等地的亮点,仅就河北省的承德、唐山、秦皇岛三市而言,便有孤竹方国、避暑山庄、木兰围场、清东陵、五峰山、曹妃甸等有实有史的文化象征;重大事件便有秦皇刻石宣威,曹操东征乌桓、辛亥滦州起义、冀东暴动、长城抗战等惊魂动魄的史诗;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以唐山开滦为代表,世界瞩目。上个世纪50年代遵化县的“穷棒子社”,被毛泽东主席高度赞扬,二十三户贫农,三条驴腿是整个中国的形象。70年代的沙石峪,被称之为“当代愚公”。这两件事实,作为一个传承,便是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当今物欲横流的面前,寻找这种精神尤为宝贵。

滦河流域自古以来,多民族集聚,和睦生存,共同造就了一方水土的文化。它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生相长之地,是南北文化交融之区。农耕与游牧,南方与北方,柔性与阳刚,在这里融汇嬗变,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文化特式。由此所产生的名门望族、文化名流、政界显要、科技精英都明显呈现着滦河文化的个性元素。伯夷、叔齐、张觉、谷应泰、曹雪芹、史梦兰、李大钊、成兆才等等前哲先贤,灿若云锦,无不昭示着滦河文化的神采。

尤其是产生于这里的民间艺术,更具备了绝无仅有的特色。皮影戏、乐亭大鼓书及其评戏;民歌、吹歌及其地秧歌……都是独特地域特定人文背景下的产物。它们均被国家登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唯其唯一,才是价值。

尤其提到的是以乐亭刘家为代表的老味商业的辉煌,它是冀商的代表。在中国商旅中有较大影响,非常明显地表达着滦河文化的特征。凝固了的文化景观,大如长城以及各地的山川古迹等以物质状态呈现的文化符号,无不彰显着滦河流域文化的个性。

滦河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研究滦河文化就是在构造和装饰这个家园。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人们过多看重的是时尚,过多思考和行为是物欲。因而文化研究显得渺茫而遥远。但是世界的大气场是文化的,因为人类是有历史的动物。

文化研究既有科学的精深严谨,又像艺术一样美妙动人。它是一门学术。滦河文化研究好多涉及历史。这是非常重要之点。人类走过的路就是历史,割断数千年的深厚文明史,只有“当代”,而无“历史”,人类世界就是一个单薄而苍白的平面。因此也可以说人类的本性就是历史。人类要追寻漫长的文明过程,洞察人群进化的奥秘,感受千百年来的苦难和欢乐,审视千百年来的坎坷和辉煌。我们知道,当今的人类会从一片甲骨探知一个古国的存在,从一块残碑可以厘清一场战争的过程,从一粒古莲子可以考究植物的繁衍和劳动的进化……实践证明,人类可以从文化研究中,得到贯通古今的智慧,培养对未来人类的命运关怀,受到理性和良知的陶冶……文化研究将使人们受益匪浅。

当今的人类逐渐认识了文化的价值,比如说古老的皮影戏,似乎不再时尚,可是由它衍生出来的文化品种却充满了诱惑力。2006年走俏央视春晚的“俏夕阳”,就是皮影戏衍生而出。早年流行的歌曲“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便是由京韵大鼓演变出来的……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古老的文化信息,正是当今的时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沙里披金便可以变成物质化的当代效应。

目前形成的国学热,正是文化寻找的集中表现。国学即是儒学,儒学的优料被我们丢弃了很多,正是需要寻找的。学者们以通俗的形式出现,应和了年轻一代的心理。

滦河文化需要传承的东西很多,如前所述都在研究的范畴。首先是挖掘和整理,让人们认识了解,进一步便是思辨探讨,使人警觉警戒后世。

滦河文化是地域文化,中华大文化皆由地域而构成,每个地域文化的个性,造就了中华大文化的博大和魅力。滦河文化研究的目标,是逐步融入中华大文化的整体,为中华大文化增姿亮彩。

《滦河文化丛书》的编选范围很广,凡是滦河流域内的专家学者,或熟稔于滦河文化的文化名流,都可以著书成卷,交《滦河文化丛书》付梓。

滦河流域内古代与现代重大题材,凝固了的人文景观,流动着文化符号都在被选之列。

既欢迎古香残墨，又期盼关照现实深厚思考的力作。

尊重作者选项，不再专列题目。

《滦河文化丛书》以求质不计量、求精不求全的原则，陆续出版，川流不息。热望学者方家殚精竭虑，贡奉佳作。

《滦河文化丛书》力争达到：

立品如岩上松，必历千百载风霜，方可柱明堂而成大厦。

检稿如璞中玉，经磨数十番沙石，乃堪作玉玺而宝庙廊。

2008年10月30日

(刘向权系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墨瑶系《滦河文化研究》主编)

批评家的任务和使命

张 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繁荣文学艺术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充分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目前河北省已把文化大省的建设作为提高软实力的一项主要任务,把建设和谐文化、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作为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文学艺术工作的主题。建设和谐社会,必须下大气力建设和谐文化,因为和谐文化是推动社会进步、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它既是和谐社会的鲜明特征,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和谐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高级文化形态,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自由创造的产物,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和谐文化不仅表现为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行为上的丰富多样,更重要的是达到文化精神与社会进步、历史发展与美学高度完美融合的一种境界。

唐山是河北省重要的沿海工业城市,经济总量居全省第一位。同样,唐山文学在河北省文学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发展和繁荣唐山文学是至关重要的。今年是改革开放 30 周年,唐山解放 60 周年,开滦建矿 130 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立元同志出版了《唐山作家论》,为总结唐山文学 60 年的历史和推动唐山文化名城的建设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唐山是文人荟萃、文学繁茂的地方,如古代的曹雪芹,现代的李大钊、张爱玲、宋之的等,当代的管桦、浩然、李瑛、丛维熙、李尔重、陈大远等,新时期以来的张学梦、关仁山等都是唐山文学的代表。我认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不仅在外观上是靓城,更应在内涵上是人文之城,唐山正在成为这样一个内外兼修的城市。现在唐山不仅经济建设走在了全省的前列,文化事业也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曹妃甸的建设、冀东大油田的开发和唐山湾的打造更为唐山作家的创作开阔了眼界,拓宽了路径,提供了富有时代特征的生活源泉。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唐山将会出现更多的精品力作。《唐山作家论》对建国 60 年来唐山作家的创作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也为以后唐山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料价值。

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不仅需要作家的积极创作,也需要评论家的总结和指导,正如飞鸟的两翼,是缺一不可的。因为创作和评论是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例如 19 世纪俄罗斯的文学辉煌就是由普希金、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共同建造的。所以别林斯基说:“两者都发自一个普遍的时代精神。二者都是对时代的认识,不过批评是哲学的认识,而艺术是直感的认识。”可见,创作与批评对于文学的价值意义是一样的,批评生发于创作却又指导着创作,依靠创作却又高于创作,创作与批评属同一范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立元同志作为一个评论家,认真评介文学作品,积极推介文学新人,缜密梳理文学成就,为唐山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应尽的职责。他把唐山老中青三代作家放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上准确定位,在不同的历史情境和文学氛围中公正评说,这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没有一定的责任意识,没有一定的牺牲精神,没有浓烈的家乡情结,是很难做到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立元同志邀我写序,尽管我终日忙于事务,但没有推辞。

当然,除了上述这个原因外,还因为我与立元同志共同有过一段文学情缘。我和立元同志在上大学时是要好的同学。恢复高考之前都是基层领导干部,我在公社任党委副书记,立元同志先任丰南县大下工作组组长,后任厂矿的负责人。他高我一届,同在中文系,都任班长,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我们共同发起组建了碣石文学社。立元同志任社长,负责小说和文学评论,我任副社长,负责散文。那时写了稿件,没有地方发表,我们就办起了板报,借革命先驱李大钊曾在昌黎五峰山写下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山中即景》等著名论文及游记、诗等文学作品之意起名为《五峰文艺》。没有油印的条件,就将稿件贴在木板上,按时出版。这个举动不但引起了学校的重视,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把文学看得很神圣。当时的一些报刊编辑也很看重我们,向我们约稿,我们也经常有一些稿件发表。立元同志总结的河北文学现象——“三驾马车”之一的青年作家,省作协主席关仁山也在这个文学社,是最年轻的成员。毕业多年后,文学社成员合影的照片依然珍藏在我的相册里,20多年岁月时光的打磨并没有使照片发黄。看着它,我常常想起当年那废寝忘食的写作激情和朝思暮想当作家的愿望。因为那个年代是一个充满幻想和理想的文学时代,青年文学和文学青年,使我们对未来的文学之旅充满渴望和向往。而现在,人们对文学的热情已经大大消减了,这也使我更怀恋那段青春岁月,在心灵世界中留存着学生时代的激情和热望。

毕业后,立元同志留校任教,依然从事文学创作,而我却辗转于党务、政务诸多部门,上上下下、东南西北,与文学渐行渐远,对文学之梦只能存留一份念想和怀恋了。值得骄傲的是,立元同志和关仁山却把我们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关仁山自不必讲,已成为全国著名作家,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在文学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立元同志也已是河北乃至全国颇有些名气的评论家了。他最早对河北“三驾马车”的创作进行归结和评论,为河北“三驾马车”走向全国起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他较早的对“新现实主义小说”进行评论,为这种新的文学现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不仅在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评论,还相继出版了《“三驾马车”论》、《新现实主义小说论》、《创作动机论》等具有理论深度和创新价值的专著,并多次获得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华北区文艺理论奖、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这也使他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可以说,他们两个人事业有成,完成了我们当年小小文学社“一个硬币的两面”。现在再回想起我们20多年前的文学梦,真是感慨万千。看来干任何一件事情,非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信心不成。立元同志的成功就在于他对自己事业的专注和韧性。我曾去过他的家乡,给我深刻的印象是一望无际的冀东沿海平原,下过雨后田间路上的深深的脚印。立元同志在坎坷而又艰难的文学之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印,攀登上了高雅而又神圣的文学殿堂。

在这部书中,立元同志以马克思实践美学的观点为标尺,对唐山的作家作品进行了理性归结和美学评判,且激情灌注、生气盎然。文学创作常讲“文如其人”,他不仅精当地评出了

这些作品的格调和气韵,而且透过评论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的人格和气质。这是因为他对唐山作家十分的熟悉和了解,所以他不仅走入了他们的文学世界,也走入了他们的内心世界。立元同志尽到了一个批评家的职责。

《唐山作家论》读来使我倍感熟悉和亲切,这是因为我也是半拉唐山人,我生长在秦皇岛,我母亲是唐山乐亭人,过去秦皇岛市曾隶属唐山地区管辖。书中所评论的一些作家的作品,有的我读过,如张学梦、长正、马嘶、单学鹏等人的作品;有些作家我也比较熟悉,如关仁山、王立新、郝立轩等。迄今我不能忘怀的,是上学时从同班丰南一位同学手中拿到一本丰南县的文学刊物《芦笛》的创刊号,其中马嘶所写的《煤河漫忆》让我读得如醉如痴,那对煤河的描写,使我经常想起小时村南的那条戴河,那意境,像一壶美酒、一杯琼浆,舌舔唇抵,多年来香味浸润,回味无穷,至今仍抹之不去……写了以上这些话,也算是对冀东故乡的一丝眷恋之情、一点回报之心吧!对朋友的一份怀旧之意、一缕想念之情吧!

写此序时,正值周六的清晨,霞光满天,一片绯红,一轮朝阳正喷薄欲出,愿唐山的文学事业如同东方的天际,蒸蒸日上、绚丽辉煌!

(作者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常委、纪检委书记)

人才是创建文化名城之本

郭彦洪

杨立元教授的《唐山作家论》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比较全面而又系统地评论唐山作家的文学评论专著。这本书的出版对于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唐山解放 60 周年,开滦建矿 130 周年,发展和繁荣唐山文学事业,稳健扎实地推进文化名城建设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个城市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不仅需要作家创作精品,也需要评论家产生力作。因为文学批评是弘扬进步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进步文化的有力传媒。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语境中,文学批评较之文学创作更能直接地表述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理念,促进主流文化思想与文学活动之间的转换,沟通时代精神与个体精神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方针的重要时期,我们更加看到了文学评论在推动文学艺术发展繁荣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在这本书中,杨立元教授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以唐山作家的创作实践为基点,为唐山老中青三代作家准确定位,对唐山文学的发展进行细密梳理,既从历时性的发展中总结不同时期作家的个性特点,也从共时性的现实形态中确立当代作家的共性规律,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的审美角度对唐山作家和唐山文学有了明晰的认识和判定。因此,我们既可以把这本书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唐山文学创作实践相融合的理论著述,也可以看作是一本了解唐山文化、认识唐山作家的美学读本。因为这本书将理论性与实践性、历史性与现实性、审美性与可读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将有益于读者提高阅读和鉴赏能力。

加快文化名城建设步伐,把唐山建成科学发展示范区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幸福之都,是市委、市政府做出的战略部署,也是构建和谐唐山的历史抉择。应当说,唐山已具备了创建文化名城的厚发优势和有利条件。因为唐山不仅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厚的经济资源,也有丰富的文化能源。在古代和现代,这里不仅孕育了曹雪芹、李大钊、张爱玲、成兆才、宋之的等文学大家。在当代文学日趋复兴的新时期,也造就了一大批在全国文坛闻名遐迩的知名作家。唐山作家群体以创作实力雄厚、文学精品迭出、文学门类齐头并进而享誉河北文学界,有些作家和艺术家业已成为某些艺术门类的领军人物。发展繁荣唐山文化事业需要大批的人才,人才是唐山文化事业兴旺发达的坚实基础,是创建文化名城的有力支撑。艺术随时运,无日不趋新。在深入实施文化“繁荣工程”和“精品工程”的今天,我们热切期待有更多的文学艺术人才脱颖而出,我们热切期待唐山文学绿野上既有参天大树更有繁茂森林。因此,我既为唐山市文联开展的以文学评论振兴文学创作的兴文工程而称道,更为杨立元教授适时推出《唐山作家论》这部文学著作而欣喜。该书的出版,无疑为建设文化名城、发展和繁荣唐山文学事业起到了助推作用,也填补了为唐山作家群作论的历史空白。

优秀的文学艺术历来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聚合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积淀着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延续着中华文化的血脉和精华。就一个城市来说,文化

的发展与繁荣,直接关系到公民素质的全面提升,关系到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质量,关系到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就文学本身而言,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要远远超过那些标志性的建筑和形象工程。要把唐山建成名副其实的文化名城,我们不仅要盖高楼、建大厦,更重要地在于造就名人、打造精品、锻造名牌。正像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所言:“巨大的物质力量最终并不是我们生存的全部依据,它从来都应该是巨大精神力量的预示和陪衬。”所以,我们要用文学“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心灵的高贵”,“去捕捉人类精神上那最高层次梦想”。我们要把唐山建成科学发展示范区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幸福之都,就是要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丰富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因为在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由物质指数向精神指数嬗变的过程中,精神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衡量幸福与否标准的黄金切割线。

当前,唐山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期,这也是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机遇期。我们不仅要加快建设经济强城,也要加快建设文化名城;不仅要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也要打造沿海人文隆起带,这是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历史抉择。《唐山作家论》旨在为唐山的作家立传,为唐山的作家扬名。由于该书的作者既是作家又是文艺理论家,所以比较全面、客观、科学地评介了唐山作家群体,总结了唐山文学创作的发展规律,同时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结合和具体运用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读来生动明快、意味隽永。可见,建造文化名城我们不仅需要诗人、作家,也需要理论家、评论家。唯有名人荟萃、名品迭出、名牌夺目,唐山才可以称得上文化名城。

新唐山的概念绝非仅仅是经济上的富裕和繁荣,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发展和进步。一个充满文化氛围和浓郁诗意色彩的文化名城,才是我们赖以追求和向往的精神家园。我们欣喜地看到,市委、市政府正全力推进文化名城、经济强城、宜居靓城、滨海新城的建设进程,并把建设文化名城放在了首位,这既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也是每个文学艺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每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作家和艺术家都理应站在时代的前列,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热情讴歌新唐山科学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壮丽诗篇,精心描绘建设人民群众幸福之都的生活画卷,真实反映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伟大实践。有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正确指引,有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有唐山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完全有信心把唐山建成在国际上享有广泛影响、在国内独具特色的文化名城,完全有能力把唐山建成科学发展示范区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幸福之都。愿唐山这片科学发展的沃土不断孕育出更多的文学名家,愿我们的文学名家不断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唐山历史地位的扛鼎之作!

(作者系中共唐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评判作家作品

刘润为

地域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是文学总体繁荣和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研究地域文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杨立元的《唐山作家论》就是一部研究唐山文学的重要作品,对于研究河北乃至中国当代文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唐山建设文化名城和提升唐山的文化指数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今年是改革开放 30 周年,唐山解放 60 周年,开滦建矿 130 周年,这本书的出版无疑有着重要的纪念意义。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一个地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乃至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对地域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作家的成长也总是受特定地域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受到地域文化的浸染和熏染。作家的创作也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唐山有独特而丰富的地理风貌和人文景观。它北依燕山、南临渤海,长城由东向西蜿蜒、滦河由北向南贯穿,可谓地大物丰、气象万千,这些都显现出雄阔博大的崇高美学特征,为唐山作家群体创作风格的孕育提供了雄厚的自然资源。唐山还有着雄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唐山是近代工业的摇篮,现在是“科学发展示范区”,它积淀了丰厚的物质资源,也积淀了丰厚的文学能源,哺育了一大批蜚声文坛的作家,形成了一个强势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唐山作家群成就斐然,他们以题材多样、形式新颖、阵容强大享誉全省乃至全国。尤其是经过唐山大地震的生死磨难和改革开放的精神洗礼,唐山作家群在创作上实现了整体的突围和超越,审美个性普遍觉醒,主体精神迅速确立,艺术视界大大拓宽,显示出强劲的创作态势。

在这部书中,杨立元坚持了实践美学观,即用恩格斯所倡导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对唐山作家群体进行了整体的观照和审视。

所谓的“历史观点”也就是以唯物史观作指针,尊重历史、尊重作家作品,在作审美评判时做到符合历史本身的发展规律和作品的本来面目,把作品放在它所产生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去考察和剖析。这本书涉及到了唐山老中青三代作家,时间跨度长,社会变化大,如果不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就很难对唐山作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判。在这部书中,杨立元对每一个作家都作出了公正的评判和鲜明的个性分析。如解放后唐山第一代作家长正是童工出身的作家,对党和人民有着强烈的感恩之情,所以他的作品总是表现出工人阶级的浩然正气和脊梁精神;张学梦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诗人,他的诗充满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他站在时代的前沿放歌,表现出人类意识和世界公民的心态;关仁山是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河北“三驾马车”之一,他以强烈的人文精神关注社会的走势,贴近时代、反映人生,积极探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途径,歌颂社会主义新人。正是因为作者把作家放置在历史坐标上的准确定位,才写出了令人信服和叹服的评论。杨立元是唐山本土的评论家,对这些作家十分的熟悉和了解,所以对这些作家作出了恰如其分、鞭辟入里的评论,做到了“知人论世”,“好处说

好,坏处说坏”。由于他对每一个作家准确的个案分析,自然也对唐山当代文学做出了整体的论述和历史的评判。如果我们把这些作家的创作缀合和链接起来,从中就可以看出唐山文学发展和繁荣的历史过程。应该说《唐山作家论》不仅是对作家的个体评论,也是对唐山文学的整体评论。

对作家的评论,不仅要有史学的观念,更要有美学观点。所谓的“美学观点”就是注重作家自身的创作个性和取材范围,注视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和美学氛围,注意作品自身建构的规律性和独特性,而不是一味地从社会学的角度和阶级性的观点做硬性的靠挂和归类,或是脱离文本用新潮理论做随意的移植和对接。杨立元有非常厚实的美学基础和文学创作的功底,所以他不仅精当地评论了这些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创作风格,作品的创作特点和审美格调,而且透过评论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作家的人品和气质。如对长正、马嘶、单学鹏、墨瑶这些唐山老一代作家的评论,他往往是从这些人由特定时代情境所造成的审美定势、审美习惯给作品带来的时代情绪入手给予公正的评价和准确的定位;对关仁山、董天柚、王立新、刘晓滨、何玉湖、徐国强、王家惠、墨微、郝立轩、张丽钧等年富力强的中年作家的评论,他则往往是从更为广阔的视域予以观照,注重他们创作思维的多重性、审美视域的开阔性、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他对张楚、李志强、祝雅丽、东篱、碧青、贾玮等年轻一代作家的评论,则注重对他们创作意绪的繁复性、创作手法的异变性、审美体验的细腻性来评论,而且满怀希冀地指出了他们创作的灿烂前景,读来激情满怀。杨立元不仅对唐山的作家作品给予理性的梳理和评判,而且全书灌注了生气和激情,真正做到了史学与美学的结合、理性与感情的契合,全然没有当下一些评论文章的语言的生涩、情感的枯竭、理性的羸弱,而是充满弹性和美感。

《唐山作家论》的出版是对唐山文学 60 年的历史作结,对唐山作家的整体检阅。可谓是劳苦功高、功德无量的事情。所以,我感谢杨立元为唐山作家写了这样的一本书,为唐山写了这样的一本文学史。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

地域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关仁山

一个地域或一个城市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不仅需要优秀的作家作品的出现,还需要有评论家的评论和推介。创作与批评是两种不同的话语方式,它们共同建设和发展着文学。所以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互补生辉。在改革开放 30 周年,唐山解放 60 周年,开滦建矿 130 周年之际,立元兄出版了《唐山作家论》,这是唐山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评论唐山作家作品的专著,也是地域文学研究的杰出成果。这本书的出版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立元兄作为一个评论家,对唐山文学的关注和关心超出常人。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就把主导方向由文学创作转移到文学评论上来,对唐山文学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如对唐山大地震文学的研究,他先后写出了《唐山大地震文学初探》、《唐山大地震文学论》、《30 年,回望那座文字里的家园》等评论文章,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对“三驾马车”的研究,不仅对唐山文学,而且对河北文学乃至全国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他在全中国率先发表了关于“三驾马车”的评论。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 1996 年 8 月 23 日由《小说选刊》编辑部、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联在北京召开“河北三作家何申、谈歌、关仁山作品讨论会”的当天,立元兄在《文艺报》的重要位置上发表了《贴近现实 反映人生——谈河北的“三驾马车”》的评论,这是第一篇评论“三驾马车”的文章。以后他又出版了论著《“三驾马车”论》,这部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作协的重视和支持,由《文艺报》主编郑伯农作序,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翟泰丰题写书名。他多年来矢志不移地评介“三驾马车”的作品,为“三驾马车”走向全国起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后来何申兄在写给他的信中表达了我们的感谢之情:“多年来,老兄您对我们‘三驾马车’情深义重,想当初,这个称号还是主要靠您的那篇文章打出去的,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坛的‘三驾马车’是与您分不开的。”也正是由于河北“三驾马车”的崛起,才在全国掀起了“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高潮,为新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他又扩展为对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研究,对以“三驾马车”和张平、刘醒龙、周梅森、陆天明、张宏森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从美学的高度进行理论的归结,出版了《新现实主义小说论》,并在北京召开了作品研讨会。我那时正在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级作家班学习,我们班的一些同学如柳建伟、李西岳、谈歌、于卓、许春樵、葛均义、荆永明、张行健等人参加了这个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郑伯农、刘润为、崔道怡、章仲鄂、李正忠、高深、王歌、熊元义、尹龙元等著名评论家和作家。这本书得到了与会评论家和作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著名编辑家、评论家、《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崔道怡称该书是“世纪末的时代先声”,“是在为一个历史时期的一定文学现象做出学术性的总结,留下文献性的档案”。这个研讨会为新现实主义思潮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立元兄的这些理论研究都是原创性的。正是这些研究和评论使他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先后被河北作协先后聘任为合同

制专业作家和特邀理论研究员,确立了他在河北评论界的位置。

当然,立元兄的审美视域更多地投注到对本土作家的研究上。立元兄在担任唐山作家协会秘书长时,主管《渤海潮》和后来的《唐山作家报》,他自己编排,自己找钱找厂印刷,自己发送,那时唐山作家协会的每一个会员都会收到一份这样的报纸。他对本土作家的作品尤为关注,几乎所有唐山作家的作品他都评论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就出版了评论唐山作家的评论专著《美的和谐》,为唐山作家的进步和成长,为唐山的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评论准确精当、灵动活泼,因而得到了许多作家和评论家的称道。他不仅能准确地把握作品,也能深入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和人生历程,可谓知人论世,全然没有那种隔靴搔痒、雾中看花的感觉。所以,他的评论文章多次被《中国争鸣小说精选》、《当代争鸣小说丛书》、《河北文学评论年鉴》等选本收入,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重要刊物摘引和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美学》、《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等转载,国内一些较大的作品研讨会也经常邀请他参加。

立元兄的批评视域不仅在唐山,而且拓展到河北和全国。他经常在《文艺报》、《作品与争鸣》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评论,对一些作家的创作起到了扶持和帮助的作用。如对李西岳、罗伟章、孙春平、魏光焰等作家作品的评论,现在这些人都已是全国著名作家了,而有的人当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新人,他也并不认识他们。他对文学新人的推介是不遗余力的,尤其是对我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在这里不得不说说我与立元兄的关系,我与立元兄有同乡、校友、挚友、师生等多重关系。我们的农村老家相距不过1公里,现在已经连成一片了。立元兄的老家在我所在的小镇上,所以我们上一辈的关系很密切。他小时候经常在姥家住,后来我们又分别在同一所小学和中学上过学。在立元兄读大学时,我又恰巧在他读书的那所学校读中专。由于地缘、亲缘和学缘的关系,我就成了立元兄所组建的“碣石文学社”中最年轻的也是中专班唯一的一个编委。我在文学社主要是负责文学社的刊物《五峰文艺》的美工工作,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学习创作了。他毕业后到唐山师专(现在的唐山师范学院)任教,我毕业后回到母校唐坊小学教书。他回家时常与我见面,共同探讨研究文学创作等问题。后来我考入电大,他又是教我们《文学概论》和《写作》的老师。从我的小说《苦雪》开始,从“雪莲湾系列”小说到“平原系列”小说的写作,立元兄都是对我悉心指导,详加评论。尤其是他对“三驾马车”的研究,使得我与何申、谈歌兄形成一体,为我们的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帮扶作用,也为河北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尽了一份重要的力量,后来在我任唐山市作家协会主席时,立元兄任副主席,他积极帮助和支持我的工作,为唐山的文学事业兴旺发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唐山作家论》的出版是非常适时的,它既是对唐山作家的整体检阅,也是地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因此,河北作协和唐山市委宣传部对此书的出版非常重视,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希望立元兄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唐山的文学事业,扶持和帮助唐山作家,为唐山文学事业的发展 and 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河北省人大常委,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